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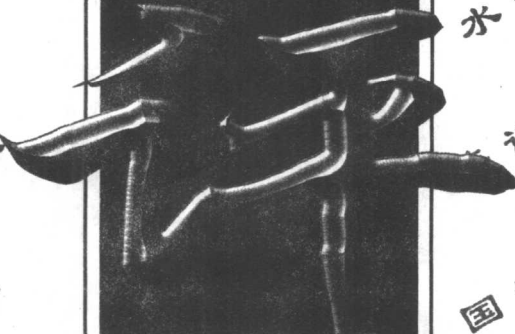


0816663

南

南

毛泽东鲁迅



四部古典名著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43.256
SN

14875/03
西游记

序

木 弓

这是一套关于名人与名著的书。

什么是名著？名著不是自封的，不是谁想把自己的著作称为名著，就可以成为名著的。名著也不是赶时髦，火爆一时的作品。一个时期以来，确实有些书一上市就非常抢手，但几年（甚至用不了几年）以后时过境迁，再回过头来看看当年曾热闹过的书，早已是冷落尘封，无人问津了。名著是经过历代群众的检验，从多如沙石的书籍中挑选出来的真金；是经过历史长河的淘洗而卓然独存，至今仍活在人们手头眼底口边心上的艺术精品。人们把这些作品谓之经典。这些作品博大精深，地负海涵，内容之丰富厚重，是一般作品所无法比拟的。

对于这些名著，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：开卷有益。固然，不同的读者对待这些名著会有不同的态度，这不仅是允许的，也是必然的。从事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，可以考订作者的生平家世、成书过程、流传版本、人物原型以及种种有关问题，可以探讨其思想旨归、艺术成败，确定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，等等。一些人阅读它们可能是为了提高修养、获取知识……。更多的人阅读它们则是为了休闲，也可以说是为了消遣娱乐。这也是合乎情理的，亚里斯多德说过：“游戏正是为了使勤劳的人得以休息。”不仅仅是孩子们需要游戏娱乐，成年人也同样需要。而人类永不厌倦的兴趣就是读书。一天劳作之余，一卷在手，是对生活的审视，也是对生活的美化，是为生活增添姿彩。在休闲娱乐中，自觉不自觉地

认识着生活,也改造着我们的生活。

郑振铎先生在《中国文学论集》里收有一篇《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》,文中对研究与鉴赏之区别,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:

鉴赏是随意的评论与谈话,心底的赞叹与直觉的评论,研究却非有一种原原本本的仔仔细细的考察与观照不可。鉴赏者是一个游园的游人,他随意的逛过,称心称意的在赏花评草,研究者却是一个植物学家,他不是为自己的娱乐而去游逛名园,观赏名花的,他的要务乃在考察这花的科属,性质,与开花结果的时期与形态。鉴赏者是一个避暑的旅客,他到山中来,是为了自己的舒适,他见一块悬岩,他见一块奇石,他见一泓清泉,都以同一的好奇心的赞赏的眼光去对待它们。研究者却是一个地质学家,他要的是:考察出这山的地形,这山的构成,这岩这石的类属与分析,这地层的年代等等。……研究者却不能随随便便的说话;他要先经过严密的考察与研究,才能下一个定论,才能有一个意见。

虽然如此,二者并不是绝然对立的。不但鉴赏者因了研究者的成果,可以对作品认识得更深更细,把握得更准确;研究者也可以从鉴赏者那里汲取零金碎锦真知灼见,从而推动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。二者虽有差别,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。

因为这些名著内涵深广,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体会和认识。这也是正常的现象。《维摩经》云:“佛以一音演说法,众生随处各得解。”鲁迅先生在谈到《红楼梦》的时候说过一段名言:“单是命意,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:经学家看见《易》,道学家看见淫,才子看见缠绵,革命家看见排满,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……”(《〈绛洞花主〉小引》)作家观察社会人生,因作者不同而不同;读者读书,即观察作家用文字描绘出来的社会人生,又因读者的不同而不同。这不仅是因为读者的生活经历、人生经验的差异,知识修养、欣赏水平的差异,更因为“形象大于思想”,这些伟大作品具有很强的感觉暗示性,因而使其描写中所蕴涵的丰富性,大大超越了原有的意旨,具备了“说不尽”的无限性,所以人们说:“有一千

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”也可以说,有一千个读者,就有一千个诸葛亮、关羽、张飞、宋江、武松、鲁智深、孙悟空、贾宝玉、林黛玉、王熙凤……,因为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红楼梦》……这些名著是“说不尽”的。晚清谭献在《谭评词辨》中说:“作者未必然,读者何必不然。”读者在鉴赏时有理解的自由,甚至可以与作者的本意不相吻合。但这仅仅限于鉴赏、借题发挥式的应用,而不适用于对作品的研究与解释。

不论持何种态度、有何种认识,在阅读作品的时候我们总是首先被作家所塑造的生动艺术形象,被那些惊天地泣鬼神、能令人哭能令人笑的生动艺术描写所感动,在感动中完成新的洗礼,我们在品评书中人物的时候,也同时重新塑造着我们自己,实际上,每阅读一次这些名著,我们都会成为一个新人,只是这种“新”因素的增长,是在潜滋暗长中实现的,是在我们难以察觉中渐变暗转的,然而又是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发生着的。

这些名著是民族文化(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)的结晶,是高雅的象征,但它们却不应当仅仅是摆放在居室里的装饰品,它们应当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。它们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社会、了解人生,提高口头及文字的表达能力,可以说这些名著是提高我们民族素质不可或缺的因素。

这部书里所收的,既有鉴赏(包括谢章铤在《赌棋山庄词话续编》里所说的“断章取义则是”的读书联想和具体应用),又有研究性文字。对这些名作进行鉴赏与研究的,又是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,读者可以通过他们的品鉴与研究,来认识和领会这些名著,也可以受他们的启发产生自己更独到的感悟和实际应用。这是名人与名作的连璧之作,读者是自能领会的。天津古籍出版社曾出版过这些名著的单行本,前言为张燕瑾先生所写。我们征得了张先生的同意,此次《毛泽东鲁迅评四部古典名著》本各书之前言,仍用张先生旧作,特此声明并向张燕瑾先生致谢。

毛泽东鲁迅评《三国演义》

毛泽东评《三国演义》

中国有三部小说,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,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,谁就不算中国人。

——1938年10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,毛泽东对贺龙、徐海东如是说

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这些好书,至少要读它三遍,不要去注意那些演义的描写,而要研究故事里的辩证法。

——毛泽东在谈到做一个中国人不能不看《三国演义》等古典文学名著时如是说

看这本书(按:指《三国演义》),不但要看战争,看外交,而且要看组织。你们北方人——刘备、关羽、张飞、赵云、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,到了四川,同“地方干部”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。

——毛泽东在同薄一波谈论《三国演义》时如是说

曹操下江南,东吴谁当统帅成了问题,结果找了个“青年团员”周瑜,29岁当了都督,大家不服,后来加以说服,还是由周瑜当,结果打了胜仗。

——毛泽东在谈及《三国演义》关于赤壁之战的描写很精彩时如是说

《三国演义》里有三个国家，每个国家都有知识分子，有高级的，也有普通的。那些穿八卦衣的，或像诸葛亮那样拿鹅毛扇的就是知识分子。

——毛泽东在谈论知识分子在革命事业中的重要性时如是说

孙刘联合一把火烧了曹操，烧出一个三国鼎立。

——毛泽东在给他的卫士讲赤壁大战时如是说

刘备犯了错误，被火烧连营死在白帝城。诸葛亮临危不乱，安居平五路，稳定了蜀国局势。

——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谈及《三国演义》火烧连营时如是说

鲁迅评《三国演义》

说话者，谓口说古今惊听之事，盖唐时亦已有之，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（《续集》四《贬误篇》）有云，“予太和末，因弟生日观杂戏，有市人小说，呼扁鹊作‘徧鹊’字，上声。……”李商隐《骄儿诗》（集一）亦云，“或谑张飞胡，或笑邓艾吃。”似当时已有说三国故事者，然未详。

——《中国小说史料·第十二篇宋之话本》

宋之说话人，于小说及讲史皆多高手（名见《梦粱录》及《武林旧事》），而不闻有著作；元代扰攘，文化沦丧，更无论矣。日本内阁文库藏元至治（一三二一——一三二三）间新安虞氏刊本全相（犹今所谓绣像全图）平话五种，曰《武王伐纣书》，曰《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》，曰《秦并六国》，曰《吕后斩韩信前汉书续集》，曰《三国志》，每集各三卷（《斯文》第八编第六号，盐谷温《关于明的小说“三言”》），今惟《三国志》有印本（盐谷博士影印本及商务印书馆翻印本），他四种未能见。其《全相三国志平话》分为上下二栏，上栏为图，下栏述事，以桃园结义始，孔明病歿终。而开篇亦先叙汉高祖杀戮功臣，玉皇断狱，令韩信转生为曹操，彭越为刘备，英布为孙权，高祖则为献帝，立意与《五代史平话》无异。惟文笔则远不逮，词不达意，粗具梗概而已，如述“赤壁鏖兵”云：

却说武侯过江到夏口，曹操舡上高叫“吾死矣！”众军曰，“皆是蒋干。”众官乱刀锉蒋干为万段。曹操上舡，荒速夺路，走出江口，见

四面舡上，皆为火也。见数十只舡，上有黄盖言曰，“斩曹贼，使天下安若太山！”曹相百官，不通水战，众人发箭相射。却说曹操措手不及，四面火起，前又相射。曹操欲走，北有周瑜，南有鲁肃，西有陵统甘宁，东有张昭吴苞，四面言杀。史官曰：“倘非曹公家有五帝之分，孟德不能脱。”曹操得命，西北而走，到江岸，众人撮曹公上马。却说黄昏火发，次日斋时方出，曹操回顾，尚见夏口舡上烟焰张天，本部军无一万。曹相望西北而走，无五里，江岸有五千军，认得是常山赵云，拦住，众官一齐攻击，曹相撞阵过去。……至晚，到一大林。……曹公寻滑荣路去，行无二十里，见五百校刀手，关将拦住。曹相用美言告云长，“看操亭侯有恩。”关公曰：“军师严令。”曹公撞阵却过。说话间，面生尘雾，使曹公得脱。关公赶数里复回，东行无十五里，见玄德，军师。是走了曹贼，非关公之过也。言使人小着玄德（案此句不可解）。众问为何。武侯曰，“关将仁德之人，往日蒙曹相恩，其此而脱矣。”关公闻言，忿然上马，告主公复追之。玄德曰，“吾弟性匪石，宁奈不倦。”军师言，“诸葛赤（亦？）去，万无一失。”……（卷中十八至十九页）

观其简率之处，颇足疑为说话人所用之话本，由此推演，大加波澜，即可以愉悦听者，然页必有图，则仍亦供人阅览之书也。余四种恐亦此类。

说《三国志》者，在宋已甚盛，盖当时多英雄，武勇智术，瑰伟动人，而事状无楚汉之简，又无春秋列国之繁，故尤宜于讲说。东坡（《志林》六）谓“王彭尝云，途巷中小儿薄劣，其家所厌苦，辄与钱，令聚坐听说古话，至说三国事，闻刘玄德败，频蹙眉，有出涕者，闻曹操败，即喜唱快。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，百世不斩。”在瓦舍，“说三分”为说话之一专科，与“讲《五代史》”并列（《东京梦华录》五）。金元杂剧亦常用三国时事，如《赤壁鏖兵》《诸葛亮秋风五丈原》《隔江斗智》《连环计》《复夺受禅台》等，而今日搬演为戏文者尤多，则为世之所乐道可知也。其在小说，乃因有罗贯中本而名益显。

贯中，名本，钱唐人（明郎瑛《七修类稿》二十三田汝成《西湖游览志

余》二十五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》四十一),或云名贯,字贯中(明王圻《续文献通考》、一百七十七),或云越人,生洪武初(周亮工《书影》),盖元明间人(约一三三〇——一四〇〇)。所著小说甚夥,明时云有数十种(《志余》),今存者《三国志演义》之外,尚有《隋唐志传》《残唐五代史演义》《三遂平妖传》《水浒传》等;亦能词曲,有杂剧《龙虎风云会》(目见《元人杂剧选》)。然今所传诸小说,皆屡经后人增损,真面殆无从复见矣。

罗贯中本《三国志演义》,今得见者以明弘治甲寅(一四九四)刊本为最古,全书二十四卷,分二百四十回,题曰“晋平阳侯陈寿史传,后学罗本贯中编次。”起于汉灵帝中平元年“祭天地桃园结义”,终于晋武帝太康元年“王浚计取石头城”,凡首尾赅九十七年(一八四——二八〇)事实,皆排比陈寿《三国志》及裴松之注,间亦仍采平话,又加推演而作之;论断颇取陈裴及习凿齿孙盛语,且更盛引“史官”及“后人”诗。然据旧史即难于抒写,杂虚辞复易滋混淆,故明谢肇淛(《五杂俎》十五)既以为“太实则近腐”,清章学诚(《丙辰札记》)又病其“七实三虚惑乱观者”也。至于写人,亦颇有失,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,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;惟于关羽,特多好语,义勇之概,时时如见矣,如叙羽之出身丰采及勇力云:

……阶下一人大呼出曰,“小将愿往,斩华雄头献于帐下!”众视之:见其人身长九尺五寸,髯长一尺八寸,丹凤眼,卧蚕眉,面如重枣,声似巨钟,立于帐前。绍问何人。公孙瓒曰,“此刘玄德之弟关某也。”绍问见居何职。瓒曰,“跟随刘玄德充马弓手。”帐上袁术大喝曰,“汝欺吾众诸侯无大将耶?量一弓手,安敢乱言。与我乱棒打出!”曹操急止之曰,“公路息怒,此人既出大言,必有广学;试教出马,如其不胜,诛亦未迟。”……关某曰,“如不胜,请斩我头。”操教酹热酒一杯,与关某饮了上马。关某曰,“酒且斟下,某去便来。”出帐提刀,飞身上马。众诸侯听得寨外鼓声大震,喊声大举,如天摧地塌,岳撼山崩。众皆失惊,却欲探听。鸾铃响处,马到中军,云长提华

雄之头，掷于地上；其酒尚温。……（第九回《曹操起兵伐董卓》）
又如曹操赤壁之败，孔明知操命不当尽，乃故使羽扼华容道，俾得纵之，而又故以军法相要，使立军令状而去，此叙孔明止见狡狴，而羽之气概则凛然，与元刊本平话，相去远矣：

……华容道上，三停人马，一停落后，一停填了坑堑，一停跟随曹操过险峻，路稍平妥。操回顾，止有三百余骑随后，并无衣甲袍铠整齐者。……又行不到数里，操在马上加鞭大笑。众将问丞相笑者何故。操曰，“人皆言诸葛亮周瑜足智多谋，吾笑其无能为也。今此一败，吾自是欺敌之过，若使此处伏一旅之师，吾等皆束手受缚矣。”言未毕，一声炮，两边五百校刀手摆列，当中关云长提青龙刀，跨赤兔马，截住去路。操军见了，亡魂丧胆，面面相觑，皆不能言。操在人丛中曰，“即到此处，只得决一死战。”众将曰：“人纵然不怯，马力乏矣：战则必死。”程昱曰：“某知云长傲上而不忍下，欺强而不凌弱，人有患难，必须救之，仁义播于天下。丞相旧日有恩在彼处，何不亲自告之，必脱此难矣。”操从其说，即时纵马向前，欠身与云长曰：“将军别来无恙？”云长亦欠身答曰，“关某奉军师将令，等候丞相多时。”操曰，“曹操兵败势危，到此无路，望将军以昔日之言为重。”云长答曰，“昔日关某虽蒙丞相厚恩，某曾解白马多危以报之。今日奉命，岂敢为私乎？”操曰，“五关斩将之时，还能记否？古之人大丈夫处世，必以信义为重：将军深明《春秋》，岂不知庚公之斯迫子濯孺子者乎？”云长闻之，低首良久不语，当时曹操引这件事，说犹未了，云长是个义重如山之人，又见曹军惶惶，皆欲垂泪，云长思起五关斩将放他之恩，如何不动心，于是把马头勒回，与众军曰，“四散摆开！”这个分明是放曹操的意。操见云长勒回马，便和众将一齐冲将过去，云长回身时，前面众将已自护送操过去了。云长大喝一声，众皆下马，哭拜于地，云长不忍杀之，正犹豫中，张辽纵马至，云长见了，亦动故旧之心，长叹一声，并皆放之。后来史官有诗曰：

彻胆长存义，终身思报恩，威风齐日月，名誉震乾坤，忠勇高三国，神谋陷七屯，至今千古下，军旅拜英魂。（第一百回《关云长义释曹操》）

弘治以后，刻本甚多，即以明代而论，今尚未能详其凡几种（详见《小说月报》二十卷十号郑振铎《三国志演义的演化》）。迨清康熙时，茂苑毛宗岗字序始师金人瑞改《水浒传》及《西厢记》成法，即旧本遍加改窜，自云得古本，评刻之，亦称“圣叹外书”，而一切旧本乃不复行。凡所改定，就其序例可见，约举大端，则一曰改，如旧本第一百五十九回《废献帝曹丕篡汉》本言曹后助兄斥献帝，毛本则云助汉而斥丕。二曰增，如第一百六十七回《先主夜走白帝城》本不涉孙夫人，毛本则云“夫人在吴闻猱亭兵败，讹传先主死于军中，遂驱兵至江边，望西遥哭，投江而死”。三曰削，如第二百五回《孔明火烧木栅寨》本有孔明烧司马懿于上方谷时，欲并烧魏延，第二百三十四回《诸葛瞻大战邓艾》有艾贻书劝降，瞻览毕狐疑，其子尚诘责之，乃决死战，而毛本皆无有，其余小节，则一者整顿回目，二者修正文辞，三者削除论赞，四者增删琐事，五者改换诗文而已。

——《中国小说史料·第十四篇 元明传来之讲史（上）》

总之，宋人之“说话”的影响是非常之大，后来的小说，十分之九是本于话本的。如一、后之小说如《今古奇观》等片段的叙述，即仿宋之“小说”。二、后之章回小说如《三国志演义》等长篇的叙述，皆本于“讲史”。其中讲史之影响更大，并且从明清到现在，“二十四史”都演完了。作家之中，又出了一个著名人物，就是罗贯中。

罗贯中名本，钱唐人，大约出生在元末明初。他做的小说很多，可惜现在只剩了四种。而此四种又多经后人乱改，已非本来面目了。——因为中国人向来以小说为无足轻重，不似经书，所以多喜欢随便改动它——至于贯中生平之事迹，我们现在也无从而知；有的说他因为做了水浒，他的子孙三代都是哑巴，那可也是一种谣言。贯中的四种小说，就是

一、《三国演义》；二、《水浒传》；三、《隋唐志传》；四、《北宋三遂平妖传》。《北宋三遂平妖传》是记贝州王则借妖术作乱的事情，平他的有三个人，其名字皆有一“遂”字，所以称“三遂平妖”。《隋唐志传》，是叙自隋禅位，以至唐明皇的事情。——这两种书的构造和文章都不甚好，在社会上也不盛行；最盛行，而且最有势力的，是《三国演义》和《水浒传》。

……《三国演义》讲三国底事情的，也并不自罗贯中起始，宋时里巷中说古话者，有“说三分”，就讲的是三国故事。苏东坡也说：“王彭尝云：‘途巷中小儿，……坐听说古话，至说三国事，闻刘玄德败，频蹙眉，有出涕者；闻曹操败，即喜唱快。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，百世不斩。’”可见在罗贯中以前，就有《三国演义》这一类的书了。因为三国底事情，不像五代那样纷乱；又不像楚汉那样简单；恰是不简不繁，适于作小说。而且三国时底英雄，智术武勇，非常动人，所以人都喜欢取来做小说底材料。再有裴松之注《三国志》，甚为详细，也足以引起人之注意三国的事情。至罗贯中之《三国演义》是否出于创作，还是继承，现在固不敢草草断定；但明嘉靖时本题有“晋平阳侯陈寿史传，明罗本编次”之说，则可见是直接以陈寿的《三国志》为蓝本的。但是现在的《三国演义》却已多经后人改易，不是本来面目了。若论其书之优劣，则论是以为其缺点有三：（一）容易招人误会。因为中间所叙的事情，有七分是实的，三分是虚的；惟其实多虚少，所以人们或不免并信虚者为真。如王渔洋是有名的诗人，也是学者，而他有一个诗的题目叫“落凤坡吊庞士元”，这“落凤坡”只有《三国演义》上有，别无根据，王渔洋却被它闹昏了。（二）描写过实。写好的人，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；而写不好的人，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。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，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，也不能事事全坏。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；而刘备，关羽等，也不能说毫无可议，但是作者并不管它，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，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。（三）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——这就是说作者所表现的和作者所想像的，不能一致。如他要写曹操的奸，而结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；要写孔明之智，而结果倒像狡猾。——然而究竟它有很好的地方，像写

关云长斩华雄一节，真是有声有色；写华容道上放曹操一节，则义勇之气可掬，如见其人。后来做历史小说的很多，如《开辟演义》，《东西汉演义》，《东西晋演义》，《前后唐演义》，《南北宋演义》，《清史演义》……都没有一种跟得住《三国演义》。所以人都喜欢看它；将来也仍旧能保持其相当价值的。

——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·第四讲 宋人“说话”及其影响》

有时遇到彰明的史实，瞒不下，如关羽岳飞的被杀，便只好别设骗局了。一是前世已造夙因，如岳飞；一是死后使他成神，如关羽。定命不可逃，成神的善报更满人意，所以杀人者不足责，被杀者也不足悲，冥冥中自有安排，使他们各得其所，正不必别人来费力了。

——《坟·论睁了眼看》

所以中国的国魂里大概总有这两种魂：官魂和匪魂。这也并非硬要将我辈的魂挤进国魂里去，贪图与教授名流的魂为伍，只因为事实仿佛是这样，社会诸色人等爱看《双官诰》，也爱看《四杰村》，望偏安巴蜀的刘玄德成功，也愿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得法；至少，是受了官的恩惠时候则艳羡官僚，受了官的剥削时候，便同情匪类。但这也是人情之常；倘使连这一点反抗心都没有，岂不就成为为万劫不复的奴才了。

——《华盖集续编·学界的三魂》

汉末总算还是人心很古的时候罢，恕我引一个小说上的典故：许褚赤体上阵※，也就很中了好几箭。而金圣叹还笑他道：“谁叫你赤膊？”

——《华盖集续篇·空谈》

※许褚赤体上阵的故事《三国演义》见第五十

九回

记得《三国志演义》记袁术（按：当为袁绍）死后，后人诗叹道：“长

楫横刀出，将军盖代雄。头颅行万里，失计杀田丰”。※

——《三闲集·头》

※“后人诗”系指清代王士禛《咏史小乐府三十首·杀田丰》，第二句中的“盖”字原作“一”。关于袁绍杀田丰的事和袁绍兵败后其子袁熙、袁尚投奔辽东军阀公孙康而又被砍下“头颅”的事。见《三国演义》第三十回和第三十一回。

这里添一点考据：“还我头来”这话，据《三国演义》，是关云长夫子说的，似乎并非梁遇春先生。※

——《三闲集·通信》

※当时的青年作家梁遇春发表过一篇题为《“还我头来”及其他》的文章，文题用了《三国演义》第七十七回关云长兵败麦城被吴兵割下首级而“阴魂不散”并向玉泉山普静和尚大呼“还我头来”的典故。

况且即是笔战，也就如别的兵战或拳斗一样，不妨伺隙乘虚，以一击制敌人的死命，如果一味鼓噪，已是《三国志演义》式战法，至于骂一句爹娘，扬长而去，还自以为胜利，那简直是“阿Q”式的战法了。

——《南腔北调集·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》

先生首先问我“为什么是诸葛亮”？这就问得稀奇。……“为什么？”——我都由它去。但据我知道。魏延变心，是在诸葛亮死后，我还活着，诸葛亮的头衔是不能加到我这里来的，所以“无产阶级大众何时变成了阿斗？”的问题也就落了空。那些废话，如果还记得《三国演义》或吴稚晖先生的话，是不至于说出来的，书本上及别人，并未说过人民是阿斗。※

——《南腔北调集·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》

※杨邨人，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32年

叛变革命。他曾写信攻击鲁迅先生，别有用心地借《三国演义》中的故事质问“鲁迅先生为什么是诸葛亮”，“‘旁边’那里来的‘变了心的魏延’，无产阶级大众何时变成了阿斗”？鲁迅因以“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”，也用《三国演义》中诸葛亮和魏延的故事驳斥之。

称赞贵相是“两耳垂肩”※，这时我们便至少将他打一个对折，觉得比通常也许大一点，可是决不相信他的耳朵像猪猡一样。

——《伪自由书·文学上的折扣》

※《三国演义》第一回谓刘备“生得身長八尺，两耳垂肩，双手过膝”。

但是，如果你上了他的当，真的赤膊奔上前阵，像许褚似的充好汉，那他那边立刻就会给你一枪，老实不客气，然后，再学着金圣叹批《三国演义》的笔法，骂一声“谁叫你赤膊的”——活该。总之，死活都有罪。足见做人实在很难，而做坦克车要容易的多。

——《伪自由书·不负责任的坦克车》

伟大的文学是永久的，许多学者们这么说。对啦，也许是永久的罢。但我自己，却与其看薄凯契阿，雨果的书，宁可看契诃夫，高尔基的书，因为它更新，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。中国确也还盛行着《三国志演义》和《水浒传》，但这是为了社会上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。《儒林外史》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，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，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，也不伟大了。伟大也要有人懂。

——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叶紫作〈丰收〉序》

我惭愧我的少年之作，却并不后悔，甚而至于还有些爱，这真好像是“乳犊不怕虎”，乱攻一通，虽然无谋，但自有天真存在。现在是比较的

精细了，然而我又别有其不满于自己之处。我佩服会用拖刀计的老将黄汉升，但我爱莽撞的不顾利害而终于被部下偷了头去的张翼德；我却又憎恶张翼德型的不问青红皂白，抡板斧“排头砍去”的李逵，我因此喜欢张顺的将他诱进水里去，淹得他两眼翻白。

——《集外集·序言》

盖陈科学，常人厌之，阅不终篇，辄欲睡去，强人所难，势必然矣。惟假小说之能力，被优孟之衣冠，则虽析理谭玄，亦能浸淫脑筋，不生厌倦。彼纤儿俗子，《山海经》，《三国志》诸书，未尝梦见，而亦能津津然识长股，奇肱之域，道周郎；葛亮之名者，实《镜花缘》及《三国演义》之赐也。故掇取学理，去庄而谐，使读者触目会心，不劳思索，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，获一斑之智识，被遗传之迷信，改良思想，补助文明，势力之伟，有如此者！我国说部，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，架栋汗牛，而独于科学小说，乃如麟角。智识荒隘，此实一端。

——《译文序跋集·〈月界旅行〉辨言》

其实“今故”是发源于“国故”的，我曾想提出古事若干条，要可以代表古今一切玩艺儿的，作为教本，给如川岛一流的小孩子们看，……例如，江浙是不能容人才的，三国时孙氏即如此，我们只要将吴魏人才一比，即可知。（曹操也杀人，但那是因为和他开玩笑。孙氏却不这样的也杀，全由嫉妒。）我之不主张绍原在浙，即根据《三国志演义》也。

——《书信·致章廷谦》1927年8月8日